

# 追懷胡耐安先生

周開慶

胡耐安兄於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逝世。一代學人，遽歸道山，矧在至交，能無愴感。

耐安兄原籍安徽，但有很多朋友誤會他是湖南人。因為他早年服務湘軍譚延闓先生幕下，交往多為湖南人士，說一口湖南腔調，連生活習慣都和一般湖南人無別。他出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五年（西曆一八九九年）農曆的重九，到六十六年逝世，享年七十九歲。

我和他認識，是在民國十六年五月的漢口中中央日報社裏。提起漢口中中央日報，應該算是我國最早的一份中央日報，但却是現在的中央日報之「外一章」。這份報的創刊，耐安兄是重心人物之一。那時北伐軍克復武漢不久，一批黨中報人留在漢口，要想辦一份報。推耐安兄到廣州，去見中央宣傳部部長顧孟餘先生，經中宣部祕書劉範兄的協助，決定在漢口辦一份全國性的報紙中央日報，由顧先生兼任社長，楊綿仲兄（後任江西、安徽財政廳長、財政部次長等職）任經理，總編輯由陳啓修先生担任（北大教授、中央政治

會議書記長）。十六年一月開始籌備，三月二十二日在漢口正式出版。這時寧漢尚未分裂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是四月十八日的事。

耐安兄由廣州回到漢口後，一月間奉派到上海任中央日報的特派員。那時上海尚未克復，耐安兄以祕密身份向有關方面密切聯絡，尤其是新聞界。當他得到中央日報定期出版的日期以後，并預先定妥上海各大報如申報、新聞報、時報、商報等，在各該報報頭側邊的廣告地位，刊登中央日報在漢口創刊的廣告。中央日報四個字，比各該報原報頭還要大。刊出那一天，是三月二十二日，也正是上海光復那一天。上海各報攤，很多把中央日報出版廣告掩蓋了報頭，有些人也是把它當作中央日報買去的。這表示當時一般民衆對國民革命的熱情，也是中央日報創刊時值得回憶的故事。耐安兄以後每每提到這一段經過，都不免眉飛色舞，想起當時的勝概豪情。

四月，寧漢分裂，耐安兄回到漢口，担任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。實際的職務，是中央青年部的祕書，他沒有以全力來從事採訪工作。不過因

他天天在中央黨部，接觸新聞中心，重要新聞仍是由他採訪撰稿的。這一年的七月，武漢政府宣佈分共，八月，寧漢協商合作，九月十五日，漢口中中央日報停刊，擬遷上海繼續出版，事終未成。我回四川，耐安、綿仲等同仁在漢口辦了一份「白日週刊」，這上面有一篇耐安兄的文章，談到當時的革命環境，情趣不免蕭瑟。但最後還是勉勵朋友，要繼續努力。文末有幾句話是：「何況還有我們的種子，我們的田田，尚在三十不足，二十有餘之小小年紀中。」種子是我那時寫文章的筆名，田田則指的田焯之，他返川後應劉文輝之約，主辦四川日報。這幾句話對我的關愛和期許，至今不忘。大陸淪陷後，漢口中中央日報的同仁，先後來台的有社長顧孟餘先生，經理楊綿仲，編輯社同仁周傑人，耐安和我，如今這些人都已先後逝世。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一日，是現在中央日報的五十週年紀念日，我準備寫一篇「中央日報外一章」紀念這一段史實。我曾把這個意見告訴耐安，他非常贊同；耐安逝世，爲了紀念這一位漢口中中央日報發起人，我更會把它寫出

來。

民國十六年以後，耐安兄歷任各項黨政工作，但他賦性孤高，自謂「不合時宜」，乃改事教育，担任各大學教授，并特別注意研究邊疆問題。他認為要實現民族主義，各邊疆民族之地理、歷史、風習、文化，我們都要特別研究，深切認識，才能訂出合理的政策，加強邊疆的建設。秉此精神，他於教課之餘，遍歷邊疆各地。大陸淪陷前我在成都遇見他，他方由西康考察歸來。他自然關切當時時局的發展，但我們談話的重心，他却偏於在西康考察康藏民族的所得，這是他後半生研究重點的所在。

國立政治大學遷台後，設立邊政學系，聘任耐安為邊政系主任，政府同時聘任為蒙藏委員會委員。他亦以培植邊疆人才為己任，造就甚多。平居從事著述，除邊疆論著，更寫了若干革命掌故，如遯園雜憶，賢不肖別傳等書，傳誦一時。最初署名遯園，後又署名遯叟，有遯世離俗之意。并愛飲酒，微醺後則高談長吟，不勝天下國家之感。十多年前他在他住處的後山，買了一幅墓地。我說：「人生七十才開始」，那時他還六十多歲，說他未免過於蕭瑟。他告訴我：「生死何足論，我亦不是愛惜我這付臭皮囊，而是想到將來總該死有葬身之地。」表面上看起來，他似乎是有點傲物嫉世，實則懷抱着無限世局、國事、人生的深哀！如今這樣的一位學人竟如此逝世了，留給我的是若干的追念和愴懷，除了默祝他靜靜的安息，我還能說甚麼呢？

前在民國六十三年，他親筆撰成了一份「胡

耐安自述身世」，把它複印出來送給親友，我也得到一份，現在把它錄載下面。要認識他的一生，這是最好的文章，原文如下：

附：

## 胡耐安自述身世

我籍貫安徽涇縣，世居縣東鄉之龍坦村；閩村戶數逾千，悉屬胡姓，于邑中稱望族。康雍以降，科第不絕；乾隆一代，即有十三進士，理學之盛。村中無一戶無匾額，宗支祠前旂竿林立；家家有讀書聲，人人以讀書是尚。我之淫書成癖，抑亦風氣使然。洪楊之亂，涇縣被兵久且烈；我曾祖國柱公筮仕在外，未受兵禍。我祖瑞璋公、我父明甫公、俱少年登甲第，惜皆年未四十，痛告背棄。兩世不祿，賴我祖母徐、我母朱先後之艱辛支撐，家業未墮。予遺藐孤，得于席豐履厚中，以長以教，以至于成人。

我于清光緒己亥歲（公元一八九九年）重九日生，妹焰英、小我五歲，弟慎安有祁、小我十歲。妹嫁三年殞，才二十三歲。弟命途多舛，學未致用；于干戈飄泊際，奔波川粵滇寧間，備歷其變。民國四十八年夏，客死上海，享年五十。妹無出，弟亦無子女，傷哉痛哉。阿母中年喪愛女，老年哭少子；不孝棲遯海隅，形勢格禁，定省不得，迎養未能；阿母苦矣，兒心碎矣，蓋幸孫曹勉可承歡。五十九年，我去香港講學，喜聞慈親健在之佳音，於又奉得阿母玉照，九三高齡，幸慶康寧。乃更三歲，阿母以九六高壽棄養矣

。不孝之罪，百身莫贖；既未能板與奉養于生前，復不克匍匐奔喪于靈側；仰望阿母遺照，悲啼難禁。

照宗祠昭穆序次，我屬有字行，原名有祉；啓蒙時，師為更名有譽。遵先君遺言「惟忍有濟、能耐斯安」，乃以耐安為字，藉自警惕。其別署遯園云者：當對日抗戰後期，湘粵不可居，經江西過歸龍坦祖居，修葺先人廢園，亡妻楊手冢之園額也。園門聯之「筮易得遯爻九五、卜居喜園景清幽」，亦出亡妻心裁。烽火瀰漫，未遑寧處；妻不勝奔波累，頗欲去此鄉居，不再播遷。詎料未及兩年，遯園竟成妻正命歸真之所，痛心痛心。若夫遯叟之號，乃六十稱壽後，信手戲署，蓋僭然以遯園老人自娛云爾。

我小時亦頗了了，重以飲詛祖母阿母勿墮家聲之殷殷期許；尚知發憤向學。及長，外出就讀；經選拔後，幸得東渡扶桑，歷高校而帝大。民國十二年秋，關東大地震；我適回國省親，乃休學一年；由湘入粵，任湘軍總司令部秘書，期屆仍赴日續學。十五年夏，北伐軍興，奉召回國，再度休學；越兩年，復行赴日完成學業。藉是機緣，遭值時會；得以備位中國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秘書；得以參與中央日報之定名與擬辦事宜；得以承受黨政軍部門如委員顧問類不一其稱之虛銜；且得以預聞當時之黨國密勿，獲交其時俊才卓異之士。過在陳蹟，言之徒深悵惘。回念所與往還締交諸君，大抵予智自雄，豪氣縱橫；儼然天下已任。無奈國是未定，黨爭劇烈；門戶水火，各自雄長。而渠魁輩出，人思一逞，角力競險

誘叛招降；奸詐肆行，無復有氣節德操之可言矣。而藩鎮梟張，怙亂恣暴；鷹犬追逐，翻覆玄黃；無復有禮義廉恥之可言矣。馴致與也勃焉。敗也忽焉；笑聲方酣，哭聲踵聞；策勛飲至未竟，討罪誅賊又起。朝秉節鉞者，夕膏斧鑕矣；昨為歡讌座上客，今忽身羈羶汗中矣。我同輩少年、相知雅故，廁身其間者：有從龍扶搖、超邁出羣者；有所遇輒左、浪迹天涯者；且有乍被寵倖、旋置請寶者；更有激切孤憤、死于非命者；榮辱無常，如斯如斯；夢幻泡影，愴惻愴惻。我固躬值其會，幸而我駢馳不羈，難籠轡勒，利名莫我疆鎖；海天翱翔，弋人不我慕矣。自是移家上海，仰賴先人遺蔭贍給，依然修泰自奉；博弈飲酒，盤樂歲月，非敢故自怠荒，姑陶兀排遣逃避現實耳。遼東傳警，當道期國人共赴國難；我亦何敢自外。我舌尚存，我學未廢；自民國二十年迄三十八年，先後膺國立暨南、中山、邊疆、省立安徽等校聘，忝然人師。中山邊疆二校，歷時較久；此外，尚有私立院校數所之延聘末一一列舉。在此期間，嘗涉歷川湘黔滇桂粵閩浙各省；亦曾北臨戈壁，南履黎嶺；于彼中之民族識別，與夫文化信仰等，徧事考察，略有記述；郵書燕說，敢詡學問。其中中國民族志、中華民族、邊政通論、邊疆民族志數種，或可聊備一格云爾。

四十年春來臺灣，當道不我捐棄，蒙藏委員會之委員敬養，生事所需，無虞匱乏。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，謬采虛聲，延主邊政學系，歲月匆匆，歷十五年；我已年過七十矣。人生原以七十為大限，勞勞我生，乃循例請退休。自此我適

歸體，我快我意，知止實至樂事，不再為俗役累擾，又何貪嗔癡之迷戀為。

元配楊氏光明，中西文造詣頗深，賢淑宛順，匡我甚多。生男子子三：母放道行，母爭道征，母荒道復；女子子五：母華道徂，母盈道徂，母先道後，母我道微，母容道微；其未試降痛告夭折之兩女不錄。光明于三十四年九月云逝，年纔四十，傷悼曷已。越七年，續娶易氏健超，主我中饋，已歷二十三年，鄰右贊其賢能；于我之飲食起居，亦復將護周至。生一女、母意道循，方讀高中。光明所出諸兒女，早已嫁娶畢事，且各有子女；向平願了，無復望牽。所難瞑目者，蒸親棄養，未及親視含殮耳。

自審生平，尤悔滋多：要以個性倔強，過分犢直率真；復以偏執傲岸，不恤人言；我行我素，罔顧諱忌。既不願辱己媚人邀寵倖，更深恨趨附權勢圖銜鬻。抑且沾沾自意：一若舉世陷溺，唯我獨清；寢假則憤世嫉俗，日甚其蔽。竊以為：天下滔滔，侯之門、仁義亦不存矣；禮義廉恥、悉糠粃矣；聖賢經傳、悉糟粕矣；聲聞利祿、悉桎梏矣；酬酢應對、悉刑辱矣。雖年過七十，而少年狂傲態，癡頑加甚。喜放言，好弄筆，口舌業、日益重，文字障、日益深；辭鋒筆鋒，率多乖刺。幸而習尚民主，規亂子遺，仍得悠悠終日，靜待漏盡；安然畢其天年，寧非一大福分人？天之所施予我者，是誠太厚。即令死也頃刻，年逾大限，實乃順事；奚事悲傷？我非達人，敢云知命。

綜我一生，差堪告我友好、遺我後人者：明

辨乎一恥字而已；造次，顛沛，不敢無恥。恥傍人門戶，恥隨人唱喏，恥拾人牙慧，恥抄人語錄。從而：我謝絕受訓，恥所以立也；我謝絕領獎，恥非通人也；我謝絕競選，恥品德之不稱也；我謝絕封贈，恥辱先而慚後也。渺茲七尺，何堪負荷如許夥夥之恥。恥之于人，豈可忽乎哉，敢不勉旃。斯世何世，若斯若斯，果真如佛陀語：「不可說不可說」耶。轉念：身後事，感荷友好關注，不無一番安排；而一篇行狀，要亦莫之或缺？思之重思之；設以煩我門生故舊，難免曲怨其不肖，而夸飾其微長；率多溢美之辭。一若若而人也；生前、固言行無稱，死後、則言行堪式矣；所謂「生固跼蹐、死即夷惠」，寧不適足以令人齒冷、貽人笑柄。其或以之留備兒孫輩表旂銘石之用，悠悠千古，繫何人斯；泉下有知，安乎否耶？我之身世，似不若我自述之為當；我之為我，我自知之，我生而無當于用，死亦不加損于世。臭皮囊，桐棺薄殮，入土了事；無須銘碑，但立石、標識墓中人阿誰而已。墓地已置，死便埋却；喪葬所需，經有安排；友好賻贈，懇辭壁謝。別矣塵世，寸衷坦然；無所惜，無所戀。

民國六十三年歲在甲寅重九日行年七十六矣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  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  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  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即可收到  
書刊。